

回家

1. 泰雅族青年

我記得……金黃色的玉山佛甲草，在晨曦中
篩亮高山的面容；我想念山坡上如浪花搖擺的玉山圓柏
波波相繫，成為記憶的迴廊；我記得八通關草原
天色靜謐的古道；我想念「白露」的茶香……

那一年是昭和 17 年，我們在美麗的故鄉，在部落神聖的
「教育所」，不斷聽聞天皇陌生的講稿。時代糾結成抽象蝸曲的
日文，我們排隊、報名，在未卜生死的冊頁，捺下光明的指紋

爲了參加一場陌生的戰役，爲了成爲「高砂義勇軍」
爲了遙遠的另一個島國，爲了從未謀面的天皇
爲了顫慄的鮮血與圖騰，我們獻上赤忱的身軀

那一年是昭和 18 年，我們已經在馬尼拉，後來是新幾內亞
謎樣的行蹤，流離輾轉於灰濛的南洋，大東亞的戰場正在發光
發燙……在悲涼抑鬱的異域，在情勢未明的太平洋叢林
我們效忠的戰線越見模糊，出征的槍管疊踏爲屍塊
旗幟燒毀，煙霧瀰漫

我想起被霧淞覆蓋的玉山薔薇，想起故鄉高海拔的風
如何終年呼號，原生的野櫻如何在毒氣與炸彈中
爲手執番刀與長茅的父兄祈禱；我想起世外桃源的仁愛鄉
動人的景致如何以匍匐的姿態生長
像紅毛杜鵑拓印的，忠貞的血泊

那一年仍是昭和 18 年，我們在爪哇，印尼，斐濟，巴丹島
在貧乏的夢中思念遙遠的家鄉，我們像故鄉隨風流浪的
玉山飛蓬，註定飄零的命運。飛越馬博拉斯，馬利加南
以及沉默的南大水窟山……

我們仍在昭和 18 年，仍在失去方向的荒野，目擊或遭受
隆隆密集的轟炸，世界彷彿一粒巨大的炮灰，帝國是破碎的名牌
堅決的口號與雄壯的軍歌，曾經烙在族人結實的胸膛與黝黑的臂膀

那一年是昭和 19 年，南方的天空有深沉的殺戮，我們究竟

屬於哪一個國籍？在如此逼近赤道的地域，我們究竟屬於
哪一座地獄的叢林？為何心跳，涼冷孤寂？
冰封的血液為何激昂？肅殺的空氣為何不停流竄……

等待一隻夢中的鴿子為我們帶來嶄新的日夜，帶來陽光璀璨
帶來故鄉的玉山艾生與玉山小薜，輕輕覆蓋戰地，成為芬芳的帷簾

那一年，是昭和 20 年。我的魂魄輕輕地……回到了故鄉
彷彿聽見五色鳥悠緩的啁啾，伴著童年的碧湖鳴唱
風吹過五節芒，像母親溫暖的手，輕輕撫摸，顫抖的歷史

我的魂魄，沒有重量，像巒大花楸的香氣穿過朦朧的距離
穿過稚嫩的年少，穿過戰火的血跡，山川迷茫，無法道出
經歷的傷亡。寧願記憶埋入靜謐的山谷，像天涯腳底掙扎求生的
蘆葦，像冰封高原長年的皚皚降雪，成為武嶺，松林
成為童年的箭竹草，成為莊嚴的歲月……

2. 老兵

回想我們貧瘠的青春啊，多麼像時代幽微的兵卒
渡過窄仄冰冷的海峽，黃河之水
便不能回頭……

我們曾用跛行的腳指頭
拉扯會戰的旌旗
一幕一幕兇殘的敘事不斷在風中哀嚎

我們曾用凹折的手指頭
彈奏時代破碎的音階
在急行軍的夜裡，期望聽見
山川盡頭，精靈傳唱的休止符

我們曾用受傷的眼睛
瞄準視力一樣模糊的敵人（剛才被俺射中的
也是山東人），是的，敵人
——這個被注釋為同胞的詞彙
矛盾著內戰的槍砲與彩虹

我們曾用受傷的頭顱

頂撞國共彼此算計的藍圖，卻不知道歷史
健忘的比例尺，竟然遺失了我們的座標……

1949 之後，天空灰暗的雲圖
像一團一團艱澀的礁岩，橫亙於陌生的街道
隱隱浮動家人的影子。他們喚我榮民
安排我住在踽踽寒冷的陽光之家

榮總的醫生說：「老杯杯，我們治好了
你的糖尿病，但是在你深邃的左心房裡
那些由於近代歷史而產生病變的心悸
我們實在……無能為力。」

每顆星星都應該擁有自己的銀河
擁有自己的光譜，自己的係數
每日睡前，對故鄉的妻兒默唸禱詞
不應該被政客的唾沫分解，拼裝
發音，成為誤讀的咒語

我知道自己的病歷，像民族與家國紛擾的論述
唯有愛，才是最後儲存的檔名

3. 政治系副教授

像灰面鷲鷹的雙翼疲累，像思鄉的日記
筆劃必須隱藏，必須閃躲世界
被迫飛翔，果真是愛國的宿命……

在異國蜷曲的字母裡，拼出流亡的釋義
思索島嶼皚皚潔亮的浪花，如何成為黑名單
神秘的卷宗，成為夢中永恆的國界

回航的天空如果失去翅膀，故鄉是否
將為迷途的船隻，備妥一座和平的燈塔

雲的形狀排列成隱匿的霓虹，暗自關注島嶼
詭譎的天候。我的飛行，遂成為時間忠誠的投影
成為暴雨瘖啞的深夜，成為時代的文字
（雖然摺頁泛黃，文法蒼白）

像乾旱的草原望穿海洋的聲息，夢中的島嶼
某個偏遠村湄，一幅印象畫鑲嵌於殖民地的框邊
一陣風輕拂內陸旱魃的裸岩，它們說：
透光不佳，如何採擷暗夜
結痂的紋理……

在異鄉，我看見雪地溶化爲七彩的玉山
冰清卓絕的冷杉與高山杜鵑
如何映射光影，如何蒸發鬚鬚的斜陽與幽微的晚霞
我夢見的不是流星，不是宿醉
是島嶼的愛，希望與憂傷

當穹蒼盈滿溫柔的意志，之後便是晨曦
便是回家的路途